

空同子纂

明 北郡李夢陽獻吉著

十月無陽故曰陽月非無陽也陽生而未成也消長之道盡于上則生于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董仲舒謂十月真無陽又謂月內一日無陽何哉

項氏曰六子始氣也末形也中精也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空同子曰雷電光墜地則石氣非不形也山澤通氣形非不氣也水火非氣何來氣非不精也形氣精一而三三而一者也易本義主揲著乎

道理一橫一直爾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字
眞草篆隸不變挺三才而獨立也變之非王也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
也惟君子而後知樂空同子曰聲音直音言曲樂言
律直者單而粗者也音者方而文者也律者比而諧
者也如跼跼呼雞落落呼豬咄咄呼馬驢苗呼貓鷺
呼雀呼之則應者知聲也人人能謠如今里巷之詞
曲不學而能之疾徐高下皆中板眼所謂知音也及
問其出某呂某律孰宮孰商則不知也故曰惟君子

而後知樂解者未達乃以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
彈琴六馬仰秣爲禽獸知音夫作樂而獸舞鳳儀斯
感通之妙非聲音之末也昔有鼓琴于池上者調及
蕤賓而蕤賓鐵躍之出亦謂知音邪

書曰汝惟風下民惟草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孔子
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政之行風行之也壯繆
威振華夏士行千里不拾遺亦其風耳李斯論囚渭
水爲赤而關東盜愈繁漢武令直指使者誅捕無道
而海內愈擾以不知風耳傳曰知風之自

鮑參政曰今欲平治先三要或問何謂三要曰內閣掌印一要吏部尚書一要左都御史一要空同子曰內閣之要大而公吏部之要明而執都御史之要貞而無回大生公公生明明生執執生貞貞無回

銷元氣者苛吏也苛則刻刻則不恕則恕己凌人則訐人則伺察人譬無疾而藥索五臟之未形

今之弊官不久任國初臺省不甚通如御史陞按察僉副或徑陞使使久則入爲左右都副則左右副僉則左右僉如知府久則陞左右布政使或參左右使久

則入爲部侍郎尚書等如此則法吏敢持繩糾之權民吏無不更事之嫌今臺省既大相通融而任又弗久也蓋官非良久必敗故今之官利數遷大相夤緣求速故私奸易規避大事無了絕途路迎送糜費甚者一官至民不知姓名去矣猶過客也今又爲小轉法如知府轉按察副使按察僉事轉參議等或年資未應轉又爲更調法如此府調彼府此縣調彼縣此臬調彼臬此省調彼省等甚者巡撫都御史亦調法愈巧而官愈廢故曰今弊

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非宋儒廢之也文者自廢之也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畫焉似而已矣是故賢者不諱過愚者不竊美而今之文文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傳志其甚矣是故考實則無人抽華則無文故曰宋儒興而古之文廢或問何謂空同子曰嗟宋儒言理不爛然歟童稚能談焉渠尙知性行有不必合邪

或問典謨訓誥不言權呂刑輕重諸罰有權空同子曰夫權者權其變以適中者也故變而後權夫聖人在位允執厥中人用其中于民矣何權之言哉曰舜不告而娶唐虞禪湯武放伐非權乎曰夫身或遇之行之矣又何言哉曰孔子每言權何也曰高而無位于是發其微以詔來且春秋之世何世矣曰孟子七篇大半言權何也曰戰國之世又何世矣孟子不發其發天下不以謀數爲權乎吁大哉予何敢忘孟氏之功也孟不生孔其熄乎矧帝王之心傳或又問漢儒空同子曰反經無道無道何權矣聖人之權輕重之以適中者也非反之也問宋儒曰宋人不知孟子又

安知權故心帝王之傳者必孔孟心孔孟者必知權可也曰若是則宋儒得位不興三代之治乎空同子曰吁難言哉周程其大矣宋之開國者誰歟致太平者誰歟應變定傾者誰歟固非斯人之流也吁難言哉然周程其大矣

術異者終罔吉泄化機也京房郭璞其人也文異者終罔吉發神秘也遷固蔡禰韋陸其人也貪盛者終罔吉犯止戒也好訐者終罔吉悖厚訓也好殺者終罔吉戕生道也

人有未學而仕者矣有初仕而壞者矣女有未笄而歸者矣有未歸而穴窺者矣瓜果未熟而市鬻之矣五穀未充而采之食焉矣始秋而萑葦箔矣十歲而冠者有矣布帛日短矣斗升日巨矣工日粗矣商日僞矣農日惰矣士日嬉矣官日營矣俗靡靡矣無弗諂者矣無弗饗者矣無敢者矣其代速矣消長起落促促矣悲哉嗟嗟

空同子曰關張死而蜀之事去矣傷哉或曰蜀存亡孔明哉曰惡何言也湯非尹不商文非姜不周何也於

亂世反之正其才殊也夫蕭張非信劣者也然卒成漢者信也由是觀之將必有殊才不然萊朱周召非聖人邪而鳴條牧野之師必尹與姜行哉

孔子出妻亦不王之兆也三代興廢皆判于婦人文王刑于寡妻亦天成之也詩曰天作之合

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非止悼傳亦以占廢也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閒必有名世者故益稷佐禹尹朱佐湯呂佐文武天豫生之雖鳥冰牛巷空桑寂濱必全成之而置之王側夫孔門王佐一顏

